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六九・集部・別集類

寓林集三十二卷 寓林集詩六卷（寓林集卷五至寓林集詩卷六）

〔明〕黃汝亨撰……………一

寓林集卷之五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鹿門先生九十壽序

稽叔夜論神僊家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嘗疑其言若爾則世傳薰染練脩之術何異塵飯不可服食又少時習腐生言稱宣尼動樂靜壽之論往往卜年于靜不悟夫形靜而氣動動育而靜行故金石有時而敝陵谷有時而遷而寒暑之息綿連如

寓林集

卷之五

環無有窮期則是氣爲動籥動爲壽樞其理居擅其勝而論者偶未發也王喬羨門其人世不目見無可爲信壽命之士去神僊家不遠有足以證斯說可以無爽則鹿門茅先生其人乎方先生年幾七十時汝亨與憲寵得昆弟薦卿父事先生而拜堂下逮于今又廿餘年矣先生六十年以前其鴻鸞虎視馳驟當世之氣雖不盡覩然讀其文吞吐千古汪洋而浩蕩譬則河漢也自起家名進士令雲陽以至搗夷西粵備兵北趙其卓異之勲慷慨雄宕之略又譬則川瀆

漑而山嶽撼也今其賦閑居老蒼雲上且垂涕尚父相有鬻熊氏之日將無勦勤而抑情念強涉希靜之塗先生不然也不史漢莊老則陸博棋奕不賦詩枝枕則持籌課業不賓客談諠則林園徜徉不多飲飲輒醉不耽臥臥輒安其嬉咲怒罵或煖味如風無停陰而轟然如霆無墜陽其精氣無片晷駐不告匱乏其耳目肢骸筋肉無一日放廢而不勞任性所赴與萬物作外不束事形內不留機械暖霽之念醇白之陽日詔日皑日用日不竭其猶戶樞流水耶一闢一

寓林集

卷之五

二

閤動而不括一往一來和而不滑先生于天地間豈非所謂得動者籥而壽者機乎不幾于叔夜所稱受異氣稟自然者乎此豈在黃金白石間哉期願以上吾不知其所止也若先生諸丈夫子俱名才而繩繩足託不朽曾玄蘭芬玉潤酣詠千秋之樂客有道之者矣

少師申公八十壽序

肅皇帝四十一年壬戌臨軒顙俊帝賚少師申公擢第一明年癸亥今皇帝生甲館畫室又十年卽位

又三年爰立作相遂宅百揆又十有四年謝政歸又十年遣京朝官存問 賜養牛上尊酒故事大臣八十存問時公年未及格蓋 天子思公擁護定策功報成事也又三年公七十自禁庭節鎮簪筆秉鉞臣下暨山林耆艾慰壘之士咸雕繪文詞以介公三壽猗歟休哉今又十年所八月望後一日爲公嶽降之辰蓋公之解相印爲香山洛社之遊已二十三年矣而永壽難老朝野注望今古未有也先期閣臣疏請曰舊輔中歷事三朝學爲 帝師功著社稷夙夜黃寓林集 卷之五 三

閣十有四年優游綠野又二十有三年今耄矣天祚我 皇篤此耆老謹按先朝太傳文正謝太保文貞徐皆以八十蒙恩存問臣等謹奏故事 皇帝曰俞我少師耄哉朕懷典刑其賜大紅蟒衣一襲拜白鎰文錦羊酒以問朕舊學之臣其遺官敬致朕意於是在位咸勸天下公卿大夫士復作爲文詞以祝公無疆之壽而小子汝亨與太僕君孝濂君有夙好曾再拜望公顏色與賓筵敢自附門下士之末上獻蕪詞仰祈大斗恭惟少師勲滿天地道叶神人冲氣靜理

穆穆近衡沈幾嘿定佐萬層無疆之休暢和沃醇錫四海平康之福信如陸文定王文肅所稱業已輝煌金石爛煬千古至矣不可益矣小子汝亨敢贊一二大者焉當江陵之斷擊也朝廷忠諫士咸卷舌去公執政首擢餘姚趙端肅爲御史大夫而前此忤相君見中者始彈冠至矣他如瓊山海忠介峭直被廢公遽授少宰尋長御史臺今兒童婦女盡知忠介名臣而不知公所推轂也當是時起用舊人賢者始盡朝廷清明邊陲寧謐上自壬人準夫下及綴衣趣馬庶寓林集 卷之五 四

常亞旅阪尹之屬人人有以自效百官得其職萬民安其理而天下已治矣顧惟元良未貞 天子深居法宮未臻上理而公獨膺元旦召對煖閣驪洽無間今 太子而下摩娑膝前公稽首嘆頌吾君有子于是溫文岐嶷默啓帝意宗社無疆之計于是遂定公因謂自此天下長無事而老臣亦可乞身強健以遊泳聖明之世矣當是時一二詬詈起信險膚譏公不能招綺季伏青蒲歌黃瓜臺公笑受之不啻不敢含怒而孰知十有餘年之後 天子特思煖閣對下詔

蚤建不忘報成事于公也哉嗟乎金騰啓而誕旦之
節明溫旨宣而我公之忠著千載一轍矣今使者嚮
命在途公擁護定策之功當更厯 天語且伺公神
氣飲食 詔大行奉帛加璧安車軟輪近公平章軍
國重事且詔大常肄湛露彤弓以遲公之至公雖欲
以香山洛社相羊自娛豈忍曰厥基永孚與過佚前
人光皆君王自爲老臣在家不知哉昔太公望七十
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女邑姜生子誦是爲成王九十
始封齊文潞公年九十名爲平章時唱進士名侍立

寓林集

卷之五

五

終日仁宗曰太師少休潞公頓首謝立不去蓋星辰
河嶽之氣是降是篤其壽考福祿有不可以恒理論
者我公報荅 天子益道揚 肅皇帝丕顯休命當
如兩公矣其他如裴晉公度呂文穆公蒙正韓忠獻
公琦李文正公昉雖皆以盛德偉功再入中書而有
乖平格小子汝亨未敢槩引以介公三壽也

壽鄒南皋先生七十序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 先皇帝麻冕黼裳由賓階降
受 神宗末命已出在應門之內咨羣臣苟求舊德

於是南皋先生起家鄉大理上自公孤百執事下及
海隅蒼生僉曰休哉元晉明哉股肱良哉則又曰先
生家食三十四載一旦膺皋陶之命象刑其明蠻夷
率服哉則又曰 天子無遺壽耆稽古哉稽謀自天
哉天其命哲哉於是前吉安守祁君承爍謂汝亨宜
爲先生賀汝亨曰先生奪山林之樂經營天下克艱
伊始宜賀 聖主得賢臣宜賀萬邦百姓得霖雨宜
賀社稷有熊羆不二心之臣宜賀群公卿士考德問
業者有所依歸不空爲先生賀雖然先生以懸車之

寓林集

卷之五

六

年安車甫迎是天將錫先生以難老而盡登斯世於
仁壽也請爲先生壽詩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非私
之也蓋君子有豈弟之德非壽考則無以究厥施而
承天意故周公論殷家保乂之臣有若保衡及其子
陟臣扈二巫甘盤而歸之天壽平格以此哉召公畢
公俱從文王起西伯然亦逮事康王故康王稱畢公
弼亮四世而召公當康王之世以太保率群臣受同
秉璋登降再拜稽首蓋天方篤周故二公之神明精
氣有非尋常老人所可及者求之今日則先生其人

也。何先皇帝相繼賓天未及展先生之用論者嘆先生遇猶未遇不知明良之合與天人精氣之感其機甚微妙而不易識。今天子冲齡訪落薄海內外方拭目神聖舉動以翹首太平之業而先生遂翻然入朝與二三元老弼違將美領袖群賢爲安社稷綏四方之計而貽無疆之休然則先生一身天篤之皇祖神宗老之而先皇帝特形求于野以付今上格人元龜謂殷家之保又六臣與畢公之弼亮四世先生與之揖讓千載上可也彼世之腐生影響性命之理與方士所托喬松偃仰之術何足爲先生誦乎哉。祁君曰善請書以爲先生壽。

寓林集

卷之五

七

壽李本寧先生七十序

萬曆丙辰九月京山李先生開七帙春秋海內名公碩卿下及巖穴綴文之士莫不工琬琰敷麗藻旣已窮文章之理而極頌禱之情矣於時舊史官焦弱侯氏謂予曰李先生子之所嚴也而子之文又先生所愛重也其圖焉予因而追數自爲諸生時聞天下有李先生者今之太史公也及按察吾鄉得拜先生於

堂下又十餘年爲郎南曹而先生思穎之志適成自楚來卜居予得奉杖屨與古之所謂司馬子長者遊茲以雕蟲小伎遊鸞龍門之趾予將托先生以不朽矣嘗試論之明興二百五十年已來其間以文章鼓吹一時者西有北地東則濟南是皆參秦駕漢鞭笞八代者也然後之作者猶有謂北地古而踈濟南古而棘夫人之年壽福澤未有不如其文者也以兩公之才而不免於踈與棘雖未敢據爲定論而高不已或涉於踈琢不已或入於棘理亦有然者且其蘄絕崖異不可一世之意挺爲風節振起爲文章旣已享大名踈厲當世造物不忌完乎今之尊先生者以爲百年三李代興鼎立不知先生之文貫串馳驟浩瀚淹博編明珠而綴羣玉略無折腰齟齬之態指胃擢腎之苦有非兩公所同者此正期願之符而說者徒見遐齡中算齊驅異至特以爲有幸不幸豈探本之論也哉且謂先生弱冠登朝翱翔中外者幾五十年而官不登於鼎鼐才未展其絲綸以爲幸中之不幸是又不然夫年壽福澤猶物也而載之者車也載

寓林集

卷之五

八

勝於物故克樸速而微至物勝於載輪匡轂蔽而敗耳今先生之車不媿國工矣而不極其載此記所謂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者而奚取捐瘠焉以身爲天下役也予嘗攻先生慈仁之籍矣起翰苑而登黃閣者凡七人彼皆極其載者也然而思慮焚其中詢譽劇其外既已盡化爲古人而社稷之功亦少概見獨山陰矯矯有玉立鳳翔之概然孰與先生之述作爲千秋大業也哉弱侯氏曰子之言信而有徵足以爲先生壽矣若夫蘭臺駿烈棠樹休風

寓林集

卷之五

九

愛人養士道大德充海內文墨之彥洵必有能縷舉以觴先生者子又奚贅乎於是相與造先生之館下再拜而奏之

沈觀願先生六十壽序

觀願先生邁鴻漸之翼爲海內名賢大夫某固願一望見承下風而又竊疑先生且宏濶高邁未易當也蓋在己丑偕二三子幽棲西山而先生掉小艇率其仲子受書而儼然辱焉于是某得逡巡而進先生先生退然如不勝衣言斤斤不出口冲然嶽立而風舉

若令人人可卽而親也者而某遂時時過從先生亦謬收余狂簡呼小友相往還飛來泉石間而竊有意矚先生先生恒宴如一室中闕若無人抑時出而婆娑丘壑微詠風雅而間與域外之士高談名理靡靡玉屑或祇園禪伯持金剛楞嚴圖覺祕密之旨偏禮問訊先生或不語或出片語令得心醉去而絕不以辱世之俗士之駕然世亦莫之跡也夫世之縉紳先生其賢者翱翔王路稍有所表見歸而高自標譽令人不可近或意有所鬱結不得行其志非恣睢詩酒

寓林集

卷之五

十

則托而逃之玄禪以自詭而所至車跡馬塵仍蛩而集先生既出其餘以爲當世用而卽翩然歸來乎其精自用冲然退然深其藏於泉石之間而不以蒙世之塵埃世竟莫之跡如某所耳而目之者始杜德機焉茲其於神也全矣夫方士談神僊黃冶變化近貪癡之術不可信所稱至者練氣槁形爲長生久駐而已然氣有時息形有時敝惟神也清淨恬愉與造物游其中不緇其外不疲無涯之域結爲春秋其爲年也不可以數計而籌算此有道者之所自致某所

爲先生詠考槃而頌岡陵也行年六十其猶嬰兒乎若夫宦跡所嚮勁節鴻猷出入於海內士大夫之口者疊疊而在而孝弟廉潔長者之行其旌黨閭巷能稱之則先生之所謂小知小年也某無庸緩頰矣

孫鵬初先生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起諫職爲翰林學士遂登二府然思穎之志未嘗一日少忘每有蹉跎之嘆自謂日漸短心漸迫有志于強健之時而未遂于衰老之後蓋是時年已六十矣使公得乞身二十年前優游琴酒上下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一

林壑以遂其初志公之自得十倍于歸政之日者矣此子瞻所謂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也華容孫先生鵬初氏以館職知諫院爲時名臣忤政府意一時被放者三十餘人而先生獨蕭然自得以著書爲樂將二紀于茲矣秉銓者思得社稷臣往往搜遺逸求故舊先生之名旣以聞于天子熟于士大夫之口而不卽用過論者以爲道之將廢孰知消息之數治亂之候固自有其待而達人之高致又有不以彼易此者乎先生之爲諫官也海

內多故元良未貞黃河以南大旱而烏夷鴟張求貢有窺中國意先生諍甚力先生之功名已著顯于社稷而始忤宰相以去雖經綸多所未竟而貞白一念自許以許國固已無憾矣方今朝堂紛爭玄黃血戰凡居銓衡臺省之地者朝不保暮此爵祿榮名所以多禍患而漸失養壽命之原也夫紛華馳騖爲性之孽怙愉安靜得壽之理先生優游林壑高吟著書有閒居之樂而忘其放逐之苦嗜欲淺而天機深古之真人所以恬神養年也今先生甲子一週期願無算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二

始基之矣公子武選君毅沉毅有大略畱心世務與子敦兄弟之好故知先生立朝大節爲詳山中曝書畫偶得先生遂初堂集而讀之益知先生之志有超然于爵祿榮名之外者故敢以子瞻之所以賀歐陽少師者賀焉

從心篇爲太僕吳先生七袞壽序

蓋聞天有生德人抱靈器自少而壯而老自昏且而百年而萬古凡夫之所詮羣聖之所證疇非心之爲契哉是心非血非肉非氣魄智慮謀略虛明沕漠與

孩同赤與天同體吾人之從心也從天也如子從父臣從君無之非是途之人皆然奚俟孔子人生而已然又奚俟七十而以孔子大聖自十五志學而至七十始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嗟乎微哉彼凡夫以血肉當之追欲逐嗜薰灼聲色攻取名利不足深惟卽當世號爲奇傑卓朗之士而挾理以爲尊倚見以拒物以一切氣魄智慮謀略睨萬物而籠宇宙則猶有霸之心焉世路之不平也聖學之不明也久矣又何言乎某不敏未聞至道獨以是觀當世賢者則未有如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三

吾安節先生者矣先生少壯時某恨不及見獨先生持繡斧按江以西時時得承問霽奉指授所提衡風教膏沐三楚之吏民醇如也藹如也先生故從高豐二邑高等入拜御史臺按部之日去高豐若而年孔邇之懷猶新也已還 朝歷臺事會大計京朝官先生掌之若鑑虛而準直除奸剔墨不遺餘力而所錄瑜瑕瑕若海谷凡前後所條奏皆 社稷至計端人正士之標的與學術理衡得失興亡之源其疏具在非以爲名也先生頃陟同卿晉冢卿且不遠其所爲

社稷端人與學術理道本源之慮無日不穆然咨嗟從中主持而幹旋之人微窺先生之任而又非以爲任也蓋先生從事學問而澄懷證道非一日矣某不敏獲侍宮牆窺先生淵源所由誦法孔子而以脩悟雙詣爲聖功以王陸爲明燭以程朱濂洛爲實地當世則以鄒爾瞻顧叔時諸名公爲規家庭則之矩允執父子爲師友其道自身而家國自酢酬而勵勦隨念所至應物而作氣平而智恬情親而慮澹行年七十猶未孩之赤也以是而遽擬先生於孔子何敢先

寓林集

卷之五

十四

生試自觀其心我從乎從我乎必有默然而投恍然而不自却者已夫從我者與人爲徒也我從者與天爲徒也天人之間非小子某所能測識抑眎夫當世奇傑卓朗之士欲以氣魄智略睨萬物而籠宇宙豈不有逕庭焉則 朝廷之粹德天下之和氣士君子之大道所藉先生之鼎鑪而衡平之者遠矣鉅矣先生之爲千秋無窮矣

少司徒采山方翁八十壽序

某問易之道乾坤合德則體天地通神明而老氏書

獨致柔篤靜曰靜勝熱柔弱生之徒若割易之半而食德于坤不知夫用九之不爲晉卽用六之永貞大盈若冲而用不窮至道之真天地之大常而世人不喻也汝亨竊幸從友人汪長康遊而得稱述其舅氏司徒方翁其古之有道至人耶夫才士急名而驚進趣卽羞言脂韋有貴人倒屣虛左謬爲恭亦不難樞衣赴之如流水方翁起家庚戌時才名藉甚會分空柄國百方引致之金門石渠可坐而得翁恬自若曰吾不能因人熱以是遂見忤出知東平州東平劇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五

州車馬騁騷最苦翁進士高第無外補法又素尪羸不勝冠蓋困翁也而當事者才翁洞其故檄州倅代辦事翁寂鍵澹慮臥治之已而霍然起翁自言生平骨強固神王倍往日則東平之以也亾何轉南計部識者已謂翁官不酬品而李公某起太宰時道出東平供具輿隸不稱意怒不懌部使者望風捕無影事覆按之太宰卽別銓計部郎代翁翁默不言飄然歸家食者兩年亦恬自若迨太宰若部使者交敗事白復除計部郎于是翁峻望嶽立當世望翁如松風霄

鶴表表埃壘之外無不人人推轂翁者歷藩臬司開府郎陽晉南戶部侍郎總督漕政所過厚貯德而不爲德廣樹功而不爲功當世無不倚重翁而翁時冲如也卽今行年八十矣以璋溪當沁水以耆園當香山洛社冠纓若委蛻郡邑城市若客旅而翁恬自若者如一日亾問它塵俗事以翁嗜讀古人書嫻文辭天才所至與太函弇州比絜作者之場詎非不朽盛事哉而翁且不以是敝敝焉雕性而滑其神則翁所靜翁而冲用之者何如也夫宇宙至大富貴而堙沒

寓林集

卷之五

十六

者何限假令當時揆藻立節之士得翁一班已足表當世而著春秋翁挾何術而兼用之用乃不盈哉要以病得柔以柔得靜以靜得強易之用老氏之旨翁之所退藏深矣長康又爲余言方翁居長安年少骨立時偕同籍諸君逢相人問年相人不以年予壯者獨曰之人也可以耄可以期願是福壽無算者也然則唐舉許負之術固有與道合者耶今翁神彌王主上下層永永顧問元老袒割而乞言翁其能以所退藏者自餘而不推以爲治世壽羣生之用則翁所

爲大年者尚未艾也長康輟然喜曰子之言于道近於吾舅氏不溢請書之爲舅氏頌

知命篇爲祭酒劉幼安先生五十壽

夫天人之分形也久矣天靜墨淵寂何求人知凡人有生以至有作芸芸擾擾習氣紛起則胡以應天合體與相諧契而聖人之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自十有五志於學而馴之五十乃自信以爲知天命繇斯以觀天固日行乎人之中如水之行魚魚自莫喻人亦無息無處不惟天是命若臣稟君子從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七

父東西南北無之而非是故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見天之所爲不可以人涉也凡人違天而從人人非其人而去天逾遠豈惟妄庸愚癡五濁沈之七情從之千路萬徑以岐之卽有蓋世之才彫落天地之智苞絡萬古之學而有所謂才智與學橫乎中而踞物之上此皆以人役者也甚哉知之難也然而歷人之不盡則所謂天者不可見自性之不立與命終隔究亦恍惚影響而不相入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非周之忠臣今之橫視高譚者往往而似春秋所以大

一統而賤五霸也聖人當志學時所學何物而必待五十乃云知命夫命豈本初所不載而聰明學力之可以驟至者哉不佞亨蓋所謂妄庸愚癡者也少年以書生之業窺其旨于文字間已稍有所奮發從事乎學士先生之所服習而當世所謂才人智士間亦與之相周旋旋後知天之無所不受自愚智巧拙淨穢喧寂俱在而人乃執之爲人而與天判體卽上智大賢不免也學士先生予所服習而敬事之者無如劉幼安先生十五年以前讀書靈鷲山與先生乍晤

寓林集

卷之五

十八

之僧舍時先生學行才名滿天下而氣意堅挺中虛而表直微言細動毫不萎而徇諸人固知先生之學有所本始而恨服習之不盡已而折腰鍾陵去先生玄閣僅一舍凡不佞所治鍾陵多過少瑜先生無不燭數先生家居所爲味道守貞孝事太夫人嚴一介洞千古權輿人倫消息盈虛乎天下之事屹然晝然歲立而不可動予亦具聞之間嘗期晤之林間竹下微言繼詞移日不勌然後知先生之學卽天以植人立乎性而統乎一未嘗黜才智與學而非挾以踞物

之上者比也先生所居所接無一不以道引人項爲南大司成秉鐸貞範以陶冶天下傑秀之士士無不瞿然顧化而介乎其有立醇凝而精應庶幾乎孔孟所謂不動不惑之域而先生之學未厭其所謂調御一世經綸宇宙之手當不止于表俗造士之一班久之使我忘其伎倆而天下之人無聲色崖略之可指性之與命合而人之與天徒無疑也蓋不佞有淺露之病先生每規之媿不能奉教周旋而先生已行年五十矣遽子之知非不足爲先生誦抑亦以知命之

寓林集

卷之五

十九

中丞金公七十壽序

典論有言日月運于上體貌衰于下斯亦志士之大痛而嗣宗詠懷詩亦有人非王子晉焉得常美好之嘆然則美好者精氣之符也而日月者體貌之藉也有所痛于彼乃始有所託於此于是以長算延其短馭游心太上顧慮功言以自寄于不朽之業山林遯

榮之士熊鳥視息金石形軀豈不詭辭於神僊而宇宙之間漠漠無聲卽年亦烏能爲有二者不可得而兼也兼之誠難吾鄉中丞省吾金公詎非稟異數而擅全昌者庠公天才宏敏起家名進士權稅荆湘以清白特聞歷藩臬貴筑豫章閩粵之墟數有宏施于楚而乃秉中丞節撫有八閩予自通籍獲交于楚之名材鉅公大半屬公所壚礪之士稱公文學至軼昌黎氏而上其德澤所植蔭於楚者甚厚問亦逢客從閩來者具言公賑災傷撫流移簡兵餉戰礪稅固海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

防爲全閩保障前此爲閩撫者功無能踰公則公之所爲勒功言託不朽者固已綿綿乎有長算矣海內方瞻注公入登三事爲國家仔肩樹鴻烈無窮而公之歸來乎西湖瀟如也公素沈湛于道術所與故從游諸生日霏霏高性天之譚尤內扁于坎離玄牝之祕而于閭里利病賓朋觴咏未嘗遑而不問公今行年七十矣顏如凝脂口如縣河步履如飛鬚眉風舉飄飄然疑于神僊嘗從公書院論及子淵卓爾服膺之旨公咲謂予茲言妙哉卓爾是實有物可服而守

之彼浮游者自失耳然則絲前觀之公固以純粹樹不朽託身宇宙而無伊鬱乎志士之所痛絲後觀之公道氣足以腴骨精華足以粲榮而不爲山林稿寂人又無子晉美好之羨卽公之妙非予淺闇所得而窺其在人間世爲百年以上人稱吾里之香山洛英可券而符也公之孫某爲余門人羅玄父倩玄父靜深體道者知於公必有合而徵予文爲公稱觴予非知道者謬附于知公而已遂不避蕪語以授副墨

壽衡洲張公六表序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一

予落拓于素臣之業雅不諧里人間張氏有衡洲公賢長者而未習其人心搖搖趨之已爲長女擇室館者而客復過予亟稱衡洲張公賢且材其長公子懋官曰是童年負奇者兒室館也則私與客約旦日過張塾眎此兒誠門下勿通公旦日趣客至遂與其長公子會楚楚玉立間引易書義舉其凡相矚應聲而出琅然恭嗣茂遠之韻也遂語客爲我報張公曰佳卽謬而託葭莩之好于公因得數習公公恂恂淵停似不勝衣帶者辭旨清儉又似不能緩其頰與深坐

乃穆然風舉蓋習而知其爲朴茂長者也公故嘗爲州守婁東婁東隸吳金閭郡吳人驕汰婁東又際海陸繡錯之交士大夫自琅瑯三倡風雅才者蔚起而亦無少貸于月旦然予每過婁東王氏兄弟輩殷殷向余言自予遞眎吾州牧伯凡幾亾若公郡張衡洲先生者其人如水而陶然飲人者盡醇也乃公不忌蘇白烟霞之嗜微惠處士慨然謝婁東歸歸而閨門遣俗客勿與通時時啓一徑從二三知己泛青雀舫引觴賦詩觴不欲沉謂沉令人狂詩不欲出唐以後

寓林集

卷之五

三十二

語憂憂乎將侵牟大曆而上者而又弗馳名高閒則檢古醫卜方家之書間引膝下兒輟然撫之曰是足老矣竊思之江以南非無負雋之士白晉六藉而或不得出綰一州郡出矣或碌碌無可舉卽可舉或鉛視五斗去腰間綬若曳未必能寢泉石間處也處亦未必且觴且詠而無遯慮于其子弟之佳惡乃今並集之公公衍衍飲醇于出處之間而且充然有餘潤于其後也則昔人所臨九州伯五湖長公不難得之身而王謝之彥公不難得之子弟公之引日將月詎

可量哉公頃僅六十春秋貌澤而童子後公生二十餘年而家大人鶴洲公且望耄天幸無恙因舉千秋鴈與公約異日者請得引公事謝洛社之末公母予拒而復挈一危授其長公子曰勉之爲大人壽母令裴叔道損壁潤之稱作後世咲端也

楊先生雙壽榮封序

蘇門先生負海內名宏覽博物落筆妙天下獨遑回于一第而以鄉貢明庭居常不自快而有子仲堅咸進士爲安福令三年績成天子推所自出封如其官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三

親朋將筐文繡壺酒漿爲賀先生慨然曰焉有丈夫負七尺讀天下書而以其子貴重者乎門人黃某聽而前曰不然龍躍蟻屈物之情也此細彼信數之恒也且先生以仲堅奮跡當世爲仲堅能耶夫河泉有源山水有根太丘稱重羔鴈成行太傅累功芝蘭森秀自其異者觀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出處父子也仲堅文而挹先生之餘藻仲堅廉而挹先生之餘清仲堅愷悌父母而挹先生之餘潤仲堅且大有榮施於世而先生與之施無窮且先生不嘗自言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四

乎試取萬戶侯縮金印如斗而易左馬班揚之業壯夫不爲然則先生之自處厚矣先生以名山自予而以經世之事予仲堅仲堅自予經世而深根濬源於先生則豈必變龍自己出而丘壑非名高哉且天下有有名而亾年有年而亾名者先生兼之而師母陳夫人又偕而壽偕而被天子簪笏佩霞之賜此天所以祐先生而申之錫也且水部在前安福在後而先生以其間飲酒賦詩以老則孰與愉快先生者乎九月旣望天子下封章于其門小子某於是書所欲

光

大司馬青螺郭公暨元配蕭夫人七袞雙壽序聞之穆叔品不朽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此三立者分擅之俱足以享大年耀千秋然而一函三稱太上者獨歸之德何也蓋德者神明之妙而靈通之府也其勲庸謂之功其英華謂之言德有至不至爲功爲言各從所近以立未得與于兼三之位亾論往古三代而下若有道師表人倫名冠當世而不必功汾

陽位極人臣功蓋天下而不必言宋之韓范功勝言而歐蘇言勝功太上之域苞孕三立卽賢者若斯之難也汝亨不佞觀于吾師大司馬青螺郭公其近之公起家名進士授建寧李歷潮守督蜀學政洊歷浙藩晉臬楚閩左右轄所至有利澤于士民甚厚播首作難西南大震動天子特起公田間督黔中軍事播平郡縣其土宇諸苗以次定又抗疏爲黔却稅璫黔人歌舞于道上嘉乃績晉公大司馬蔭子孫世世金吾勿絕斯之謂功公名山之藏甚富宦轍所至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五

慧靜貞順所以體公意孝養太翁自公爲寒士歷大司馬貴倨一日也詎惟治臬廩酒漿及他宦遊相周旋持之役夫人亦必請從公秉燭視事徹曙不就寢夫人必以身爲衛暇則端坐持禪誦且曰婦人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願以慧力左右夫子臣道也妻道也公四丈夫子長君舉孝廉仲叔季俱有駿才未售公一迪以家學而延明師哲友佐義方所不及夫人任之精持五戒戒子婦母殺生飯依清淨之業蓋脩持以爲身綱常以爲家國幾與公動靜心氣之間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六

浙閩晉楚蜀俱屬草成編著作之盛卽弇州太函無以加尚斯之謂言而公所以功與言人莫窺也公于書無所不宏覽海內道術智略之人無所不投契而獨以靜夜當師友方寸函宇宙故靈心傑氣相配而出功則功言則言進而爲天子撫黔靖疆場退而奉耄耄之太翁于子舍甘其食綵其服婆娑膝前者若而年忠臣所致于君孝子所致于親文人功人所欲全得之而不能必公俱身受焉斯豈非德立之盛而太上之符與且非獨公能也公元配蕭夫人性

幸無恙願稱老門人從諸公子後起爲壽歌武公抑之詩以進公而詠采蘋采芣之章以歸夫人于以代岡陵之頌而侈古今盛事焉可乎

太僕韓公偕沈淑人八十壽序

今上御極三十八年吾友韓求仲氏以貢舉第一人陛見 上嘉其對旨賜及第是時求仲尊人太僕先生春秋七十有五而沈淑人亦康寧偕老一旦視其子起書生登館閣之選名動天下賀者曰先生休哉既於五福略備矣而卿尹以爲爵求仲以爲子五福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七

之外衛加以兩一時朝紳國老下及巖穴耆艾之士無不望見先生如神僊中人也越五年而先生與淑人俱八十新安汪子某某與求仲最暱且久以求仲夙有交於予乞鄙文爲壽予曰子知韓先生之克有求仲者乎汪子曰生也晚不盡知也抑聞之福生有基福生有胎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昔梁統爲東漢名臣獨以增重法律一語天報之尤慘先生歷官三十年未嘗杖下斃人但令寧德而申免陷海糧二千石備兵府江而闢山通道四百里隄防江漢而捕獍掠

寓林集

卷之五

二十八

賣子女數百口吾又聞之活千人子孫有封先生之德如是其以此哉予曰唯唯否否先生自言給事刑垣時未嘗輕言一事輕論一人寧以不稱職外轉果若所云自霆擊風發者觀之幾失諫諍體不知翹君以沽名誥人以賣直錚錚皎皎以相角勝如一閭之市固君子所甚惡而道家所深忌先生知白守黑無近名譽實善膏用同符黃老沃本而深源慶餘而流遠固室永錫難老既備五福而衛加求仲以爲之子也然求仲挺才績學遭逢聖明簡拔之奇出自天眷卒不免垂翼以歸論者疑求仲之心必有鬱然不樂者乎予竊以爲不然求仲兩尊人年已八十矣縱使廷臣推轂甚力 天子津津鄉用披心而前膝晝日三接一歲九遷吾意爲求仲者懷我二人亦必抗表陳情或自効歸養其不以槐棘之榮易桑榆之暮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且功名出處之際多不可以肩睫致論昔解公縉以抗直坐深文罪不測 高皇帝召對便殿慰而遣之曰汝歸且讀書十年著述冠帶來庭後卒叅贊機務內閣之名自此始今 天子雖放